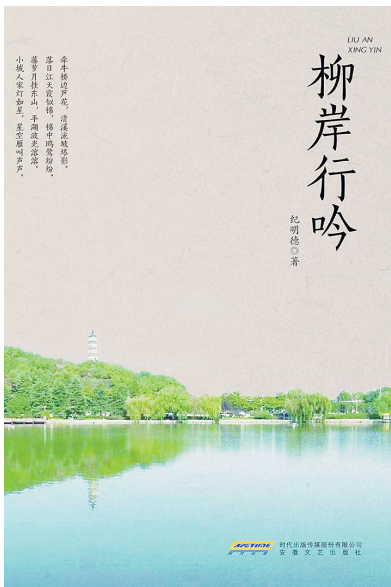




《柳岸行吟》
纪明德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清人郑板桥有言：“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人生在世，贴心温暖的是布衣，清香满口的是菜根，回味悠长的是诗书。由此言之，天底下最美丽动人的花朵，不是梅兰荷菊，而是五谷之花。因为五谷之花最朴实也最本色，最平淡也最有用；它不是为开花而炫美，而是为结果而吐蕊。所谓五谷有真香而不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读纪明德先生的诗集《柳岸行吟》，常想到朴实平淡的五谷之花，虽不香远益清，也不干娇百媚，但其所结的果实，每每惠及天下，滋养万类。正如作者所言，五谷之花恬淡自然，芳心自守，真天地间第一芳华，谦卑之中自有其高貴。

作为乡村教师，作者长期生活在乡下，与土地的联系最紧密，对故乡的风土人物也最有深情，“无双毕竟是家山”。对故乡的热爱，对学问的追求，构成作者生命的纵横主线。而

法国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曾说：“在巴黎，您总会看见埃菲尔铁塔，它固执顽强犹如磐石或江河。”云南诗人于坚说：“去巴黎看埃菲尔铁塔，是一种世界性的欲望。”不夸张说，这本文字与摄影皆为上乘的《巴黎记》，是诗人于坚对于巴黎的致敬之作，因为在诗人内心，对巴黎有着20多年的心灵探索和文学情结。

1994年时，年届不惑的于坚第一次飞往巴黎，即被震惊。他敏锐地发现，全世界大同化地追求焕然一新时，唯有巴黎不随潮流而岿然不动。漫步巴黎的大街小巷，这座城市散发着一股凌乱的陈旧气味。于坚深切感受到这依然是巴尔扎克的巴黎，是雨果的巴黎，是波德莱尔的巴黎。稍作驻足，恍惚随时会从一个漆黑的门洞里走出高老头，贝姨会在某个窗口浇花，面带微笑。至此，于坚经常飞向法国拜访巴黎，他陶醉于巴黎我行我素的城市气质，他迷恋于雨果、乔伊斯等人的故居，以及马尔克斯落魄时暂住的小旅馆……他所见所思，所感所想，所拍所写，将内心思潮汇聚成63段巴黎絮语和163张实地街拍。这既是《巴黎记》一书的原料及来由，也是于坚在巴黎嗅到往昔历史后触摸这座城市灵魂的佐证。

屡次置身巴黎的于坚，深情而深刻地触摸到巴黎的每个角落都是历

史，都是青铜器一般的时间沉淀，都是文学艺术过往的珍贵细节。这里的一切都仿佛一个露天博物馆，时时接纳过去，有一种碎片化的美，却碎而不散，乱而不狂。如他书中所写：“某些部分，巴黎犹如一部《尤利西斯》式的长篇小说，某些部分则像是《左传》或者《世说新语》混杂着叙述、解释、思辨、诗歌、短篇小说和箴言……”借助于坚的汉语与摄影双重表达，巴黎碎而不散的城市气质被提升了一个境界，更耐人寻味。

值得一提的是，于坚在书中的表达方式不仅游刃有余，更充满了诗句、日记、小说、档案、格言、札记等多样化文体，形同一位武林绝世高手，见招拆招，见机行事，洒脱自如。多次走在塞纳河边，于坚不仅有睿智的描摹，更是饱含理性思考。他写道：“远古高卢人传说，这个山洞里住着送水女神塞纳……这个起源决定了巴黎的混沌。启蒙，也是对混沌的遮蔽。”同时，他借用庄子之语调侃道：“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目睹塞纳河边许多可爱的旧书摊，他回忆起

对学问的追求，在全民读书无用的时代背景下，尤其体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作者忆及少年时从秋浦河边乘舟离家到县城读书，一叶孤帆“承载父兄一片心”；当年读书时下乡采茶，“日穿云雾花气馥，夜课村舍书声琅”。写于1962年的《家乡菱藕》说“满湖菱藕半年粮”；写于1966年5月的《思问》，作者“无端困惑独凭轩”。然而“勤读何惜衣带宽”；无论生活如何困窘，作者从未放下书本，也从未放弃思考。即使从田间地头劳作归来，也仍要见缝插针勤学苦读。作者五十抒怀说，“书香亦醉我，笔头笑平生”；《闲读三题》其二说，“辞气轻轻命意在，笑中含泪笔藏锋”。

正因为作者对社会对人生有着自己的独特思考，才能自豪地吟唱出“桃李满园书满架，也是人生富贵时”这样高出时俗的价值观。“自古砚田无课税，忧乐相宜晨昏耕。”晨昏耕种砚田，这是古人常用的意象，但因此联想到耕种砚田无须纳税，这就是翻进一层的写法，即在看似无话可写之处，再开掘出一片新天地，在常人觉得无诗意无境界之处，发现诗意创造诗境。作者的这两句诗，可以说正因为耕种砚田无纳税之虞，所以才不必在乎收成，耕种本身即是收成，才更显得忧乐总相宜。这其实是但求耕耘不计收获，是超越现实功利的为己之学，同样体现了迥出时流的为学境界。难怪作者的子孙大多读书求学，传承书香家风，可谓克绍箕裘。

乡邦文献和故老耆旧是一个地区活文化的孑遗，作者对故乡的热爱，首先体现在对前者的搜集和对后者的尊崇上。《儒医》记地方名医纪子云幼承儒学，长研医药，于人以仁，于

五谷之花，无言之美

——《柳岸行吟》序

沈喜阳

物以用。当1932年纪子云先生去世后，地方文士如钱翰臣、江伯樵、吴格鸿均以联相挽，作者有意把这些挽联收录于诗集中，无形中起到搜集乡邦文献的作用。又如作者记录了对联名家纪伯吕先生为昭明太子庙所题联：“百家冠冕何须帝，六代江山只此楼。”此联高度评价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的巨大功绩，意谓文学的价值远高于政治的权力。六代江山，总被雨打风吹去，唯有文采风流所锺的“文选楼”还被后人记取。这期间透露的是一种自觉的传承意识，这才是对故乡最深沉的爱。住进城区后，作者对故乡的思念有增无减。河头朗月，柳岸炊烟，无时不梦萦魂牵。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作者把“鸡犬相闻鹅鸭鸣”，比作天然的“曲苑杂坛”，如果动物世界也有“曲苑杂坛”，鸡犬鹅鸭的表演应该同样精彩绝伦。“杜鹃花开杜鹃啼，声声秋浦又清溪”，这两句诗其实是互文，秋浦河边和清溪河畔，都有杜鹃花开杜鹃鸟啼，由此抒发了身在清溪河畔城区新家、心念秋浦河边乡下老家的乡愁。作者以饱蘸感情之笔抒写池州美景，字里行间跃动着对山川的欣赏，对生活的感悟，更有对诗意的发现。这方面的诗句不胜枚举，高明的读者自然无需我来饶舌。

古人论诗，以为“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景中含情，象中寓意，正是中国传统诗歌的突出表现手法，并以此达到情景交融、意象结合的艺术境界。作者长期浸淫在古典诗词的氛围中，对此自是得心应手。试比较两组写景诗。写于1963年至1965年的《重阳别吟》，其一说“满天风雨洗重阳，黄花含泪吐芬

芳”，其三说“菊影轻摇香依旧，重阳花好月不圆”。写于1983年3月的农村景致是“草燃土包墟烟起，满畈氤氲春泥香”；写于1978年2月的中华景象是“冰消雪融润山川，莺出谷，歌满天。冬去春来，大地展新颜”。前者写荒年时节，即便时当重阳佳节，所见要么是菊花含泪，要么是花开月缺；后者写包产到户后，农村焕发出无限生机，人的精神面貌为之大变，所见氤氲满畈，所闻莺歌雪融。任何人笔下的景物都不可能是不经过选择的，任何写出来的景物也都必然带上情感的印记，且凝结着生命的思考。景物、情感和思考交织成一个立体的艺术世界。正因为作者一直保持一份清醒和阅读思考的习惯，才能在1977年2月的《除夕之思》中自豪地说“蹉跎岁月未蹉跎”。

袁枚诗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作者也慨叹，“殊不知寻常小草，冰雪下也动春芽”。我常想，中国文化传统之绵延不绝，固然在于中国历史上灿若日月的大家巨子，为中国文化注入夺目的光和热；也在于数不清的藉藉无名的文化人，他们热爱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尽最大可能为创造中国文化尽心尽力。他们的藉藉无名其实才是真正的赫赫有功。他们就如同五谷之花，香而不艳，如天地之美，大而无言，最重要却最不受人注意；但却以自己的生命滋养了中国文化的百花园，使中国文化常开不败。

纪老明德先生是同乡前辈，多次命序于余，愚不能辞，更不敢言序，谨以读后感想汇报纪老，并就正于读者诸君。

解读心灵故乡的城市灵魂

——读于坚《巴黎记》

李庆林

他的云南家乡1977年时同样的情景。可惜那样的情景只持续了两三年，1980年以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巴黎的旧书摊持续至今，岁月沉积也可以拿来消费。诗人于坚看到：“萨特的肖像放在某个书架上，神色黯然，对于这个新世界来说，他已经来到这个有些没落的位置，他已经从时髦成为古董。”

诚然，当资本积累过后的消费主义席卷全球之时，当一切可利用资源被过度消费之时，所谓埃菲尔铁塔，所谓塞纳河畔等等元素，也不可避免地成了消费噱头，滑稽而反讽。所以，于坚说：“即使你是巴黎居民，也难以避免这种流浪的命运。”

不难看出，于坚热爱巴黎，触摸巴黎，也剖析巴黎。巴黎，可以说是诗人于坚的心灵故乡，他解读这个城市的灵魂时，必须成为一个智者。与此同时，万物皆有灵气，这个很能包容过去的城市，也需要这位智者梳理一下。委实像罗兰·巴特解构埃菲尔铁塔的人文观一样，于坚与他谋而合，都能感同身受地成为巴黎城市语

境的代言人。

读到这本书的某个片段时，我似乎真切看到诗人于坚行进在巴黎某条大街或散步于塞纳河边的样子：光头闪亮，脚步扎实。恰在此时，书中的一行行诗句猛然跳到眼前，令人震动——“窗帘换了/塞纳河上没有船只/天空继续着空阔的伟业/夕阳还在树叶间化妆/被歌唱过的波浪还在流浪……”



《巴黎记》
于坚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